

孫中山傳

贅語

一曩者先生避跡東瀛。發行民報。中有孫文民報發刊詞。贅言及去轉輾傳鈔。讀而喜之。厥後建國方畧等出版。益驚先生學識。在滬博拜空言漫論之政治家。可比。由是凡有新著。以及演詞等。盡購而讀之。乙丑春暮。在滬杭道上。遇學友某君。論及係中山先生之爲人。某君謂關於先生之出版物甚夥。而關於先生一生之傳記尙闕。如曷不草一有系之孫中山傳。以餉社會。愚曰。諾。茲編緒論一節。卽滬杭車上所作也。

先生著述甚富。精粹所在。則爲三民主義建國方畧兩書。均有單行本。凡屬重要文件。而爲他書鈔見者。全錄原文。如倫敦被難之後。致香港區長老書。陳炯明叛變後宣言。在神戶女校演講之大亞洲主義等。是。

一關於先生之主義一章。全錄先生演講。政策一章。亦錄原文。不加論斷。俾明明白白。窺見先生之學問。與政策。

一愚經商日久。學殖荒落。益以人事卒卒。無暇握管。茲編不過通俗書籍。用不揣謏陋。率爾操觚。謬誤罅漏。在所不免。訂正補闕。容俟異日。

著者識

孫中山傳目次

緒論

孫中山之少年時代

中日之戰及第一次革命之失敗

再至檀香山及倫敦被難

三民主義之完成及第二次革命之失敗

同盟會之成立及中華民國名稱之來由

第三次至第十次革命失敗

革命成功

討袁之役及廣州秉政

再任大總統及陳炯明之叛變

再任大元帥及北上情形

在北京逝世及遺囑全文

孫中山之主義

孫中山之政策

結論

世界名人
傳記之一
孫中山傳

錢西樵著

緒論

胡清末葉。世變亟矣。外患內憂。不可終日。豪傑之士。乘時崛起。著書立說。號召海宇。震盪人寰。流風所被。蔚爲大觀。類析羣分。大別之爲革命保皇兩派。馴至今日。數十年來。皆茲兩大思想所支配。方盛而猶未艾也。

所奇者。兩派之首領。均產於嶺南。此則爲中國史上之變例。說者謂閉關時代。與交通之世。有別。珠江流域。爲東西洋文明之交點。爲歐舶東航之首站。在昔蠻荒之地。今則飽飫新潮。職是之故。迥非固塞之內地可比。理或然歟。

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此語也。兩派之首領。均足據以自豪。特以先知先覺。言祇革命派之孫中山。足以當之。而無愧。保皇派之康。瞠乎後矣。矧中山先生。畢

路籃縷爲平民革命樹不拔之基。復百折不回。再接再厲。與國內外之惡勢力奮鬥到底。夫豈恒人所可幾及哉。

往者讀梁任公輯曾文正公嘉言鈔序言。有云。『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愚於曾氏文章經術事功私德。無間焉。惟不世奇勛。建築於爲異族狀賊同種基礎之上。揆諸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曾縱不失爲一代人豪。然梁氏之稱。實爲過當。愚之意。欲移茲數語。以稱中山先生曰。『孫中山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讀者疑我言乎。請進而畢其說。

孫中山之少年時代

先生廣東香山人名文。字逸僊。生於紀元前四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或云初六日）寅時。西曆一八六六年也。中山二字爲出亡日本之別署（先生別署中山樵）。繼以稱中山先生者衆。遂以爲號焉。世業農。先生幼時亦嘗負耒耜事耕稼。弱冠肄業於廣州博濟醫院。識鄭弼臣於稠人之中。交甚契。鄭爲人有古俠士風。而異日實行革命之健將也。

先是中法兩國以安南事件構兵。清軍敗衄。法軍之勢大張。嗣馮子材攻克諒山。岑毓英復大破法軍於臨洮。於是法政府銳氣稍挫。總稅務司赫德乃代表中政府與法人媾和。訂媾和條約十款。約成。安南遂爲法之保護國。先生目覩國勢日蹙。革命之心乃決。改造民國之念實基於此時。

先生在博濟醫校讀書僅一年。以香港較自由。便於鼓吹。遂走香港。入皇仁醫校。

得同志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陸皓東四人。與陳、尤、楊、交尤密。盛唱革命排滿之論。聞者驚駭。目爲大逆不道。稱孫、陳、尤、楊爲四大寇云。

先生既卒業。乃於澳門、羊城兩地各設一醫局。託名行醫。開始作革命運動。時清光緒十八年也。旋與陸皓東等遊京津武漢。窺膚廷虛實。以定進取方畧。顧先生雖盛唱革命論。而對於漢族中之負時望者。未嘗不望其憬然覺悟。俾中國迅速富強。

合肥李鴻章者。時號稱識時務之大員。雅有聲譽。先生因作長函遺李。發表其政治主張。書中大旨。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事爲綱。文甚長。茲節錄數段。俾知先生最初之政見。……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

事者。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畧。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更爲上述四事之注脚云。』夫人能盡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復次言農政之要云。』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何以養民。何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農務。亦不過廣我成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震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竊以

我國家自維新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之學生。亦未聞有人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學農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中日戰事起。五洲唯一之大國。受制島邦。人心激昂。先生以機不可失。乃遄赴檀香山。創興中會。先生爲政黨之首領。自此始。

中日之戰及第一次革命之失散

先生至檀島。創興中會。糾合華僑。共圖革命。顧此時人心錮塞。無異內地。故雖鼓吹數月之久。無如曲高和寡。應者寥寥。此行也。僅得鄧蔭南。及其胞兄德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艱辛困苦。有如此者。

先生自述『經中法之役。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而第一次實行革命。則在中日戰時也。可知先生之排滿政策。實由清政府腐敗所激成。茲畧叙戰事因

果及概況。以資參證。

中日之戰。原因於朝鮮事件。是役也。戰敗猶在其次。蓋清廷顛覆。外交上早已失敗矣。

武王滅殷。封箕子於遼東。爲朝鮮王。厥後代有因革。稱高句麗國。稱高麗國。至明太祖二十五年。改國號曰朝鮮朝。鮮王李成桂。英邁有胆畧。曾受明太祖之封冊。是爲朝鮮太祖。清初朝鮮降爲中國屬邦。受封冊奉正朔。歲貢不缺。是中國與朝鮮實有宗主從屬關係。彰彰明甚。日本明治元年。日人與朝鮮修舊好。朝鮮政府退還其國書。復禁人民與日本交際。犯者處死刑。嗣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以朝鮮政府暴慢事。責問總理衙門。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廷之高級外交機關也。答謂「中國對於高麗雖與封冊及正朔。然其內治與和戰。皆高麗自主。與中國無關係。」種臣歸報。日廷

遂定以獨立國待遇朝鮮之方針。嗚呼！總理衙門輕輕一語，朝鮮從此斷送。不惟與中國脫離宗屬關係，且從此亡矣。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日本密謀圖朝鮮，大功告竣。六月二十三日，朝鮮政府公然將朝鮮之一切條約宣布廢棄。又託日本以兵力驅逐中國軍隊。遂於同年七月一日宣戰。清軍海陸皆失利，營口、牛莊、旅順、威海衛皆相繼淪陷。海軍盡殲。清政府對內對外威信一落千丈。時上海革命同志宋耀如等乃函促先生歸國着手實行。先生遂中止美洲之行，偕鄧蔭南等返國。先生以爲廣州雖偏於一隅，其環境、交通、財力均足以有爲。卽以廣州精練之兵，亦可與天下之清兵抗。因定取廣州爲根據地之策。

是時開闢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香港幹部鄧蔭南、楊

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主之羊城農會則由陸皓東鄭士良並歐洲技師將校數人董其事先生則往來廣州香港間慘淡經營半載許實力漸充發動有日詎運械不慎手槍六百餘桿爲海關搜獲謀遂洩革命軍健將陸皓東以身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國民革命犧牲之第一人同時死難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株連者七十餘人或囚或釋有差惟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則病死獄中此爲先生第一次之失敗時清光緒廿一年乙未九月九日也

事敗後三日先生尙匿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由間道遁香港隨偕陳少白鄭士良東渡小住橫濱先生身爲遁客返國無期乃斷髮易服重遊檀島命鄭士良潛歸收檢餘衆惟陳少白獨留以攷察東瀛國情由是轉輾得交日人宮岐彌藏此爲革命黨人在日本與東人士交往之始

再至檀香山及倫敦被難

先生再至檀香山復合同志推廣興中會。雖有贊助之人。然新敗之餘。舊同志中頗有灰心短氣者。會務殊不發達。遂決計赴美洲說華僑贊襄義舉。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克沿途所過之處。皆說以「祖國危殆。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等語。此時先生物望未孚。僅恃口舌之勞。喚起華僑注意。其效力實微乎其微。無如異族專政之下。安能容此叛徒。因下令通緝。然先生猶懵無所知。甫至倫敦。卽爲清使館誘捕。幾遭不測。先是先生在檀島邂逅康德黎夫婦。曾告以有環繞地球之遊。並有到英會晤之約。時清使爲皖人龔照璦。既以計誘先生。密禁於使館一面。疊電清廷。指陳處置之法。時先生一線生機。祇有希望其師康德黎乃設法通消。

息於康轉輾由英外部力爭始得釋。虎口餘生亦云幸矣。然此時歐洲始知孫逸僊之名。據先生自述：「使館之厄幸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眞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被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云云。」然則謂之天佑先生可。卽謂之爲天佑中國也可。茲覓錄先生出險後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池長老書。以其可作研究先生事蹟之重要史料也。故錄全文如次。

啓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綑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

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遞傳食物各件。前已托之傳書。已爲所竇。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爲加密。而可爲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疏。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卽交與傳出外。與簡地利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着力異常。卽報捕房。卽稟外部。而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爲癡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